

# 玉座珠簾

高陽著作  
慈禧全傳之二



高跟场的作日部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294種**

**玉座珠簾（下冊）**

高 陽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 1526151—6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5013 號**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 2 段 140 巷 49 號地下室

電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第十七版：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全書二冊定價：新台幣 500 元 港幣 200 元**

**國際書碼：ISBN 957-33-0461-9**

# 目錄(下冊)

權閥亂制	卷五
黃雀在後	四四
飛章入奏	五三
權閥落網	六〇
密旨處決	六一
母后震怒	六二
民教相仇	六三
天津民變	六四
御前會議	六五
蠹臣憂國	六六
江督被刺	卷六
風聲鶴唳	卷七

尚書掛冠	七一〇
醇王得子	七一七
姊弟情深	七二六
立后之爭	七三七
痛失元勳	七四一
彭郎巡江	七五七
爲民除虎	七五七
冠蓋京華	七五三
大婚盛典	八〇四
母子失和	八〇〇
躬親大政	八三
議興土木	八二
報效木植	八一
欲取姑予	八九
天子微行	九〇

詞臣得寵	.....	六〇
驕局初露	.....	一四
天象示警	.....	一四
天顫震怒	.....	一四
重臣交陳	.....	一四
議停園工	.....	一四
重譖恭王	.....	一四
兩宮干預	.....	一四
惡疾初起	.....	一七
詞臣媚主	.....	一七
天子天花	.....	一〇〇
母后攝政	.....	一〇一
不祥之兆	.....	一〇一
賢王憂國	.....	一〇六
初識立嗣	.....	一〇七

咫尺天涯.....[05]

天崩地坼.....[05]

識立新君.....[05]

午夜迎駕.....[05]

斥退佞臣.....[05]

皇后殉節.....[05]

# 權閥亂制

敬事房的總管太監，到內務府來求見明善，屏人密談，說是安德海已經跟他說過，奉慈禧太后懿旨，到江南公幹，要帶幾個人走。

「喔！」明善問道：『他的話到底是怎麼說的？是傳懿旨，還是來跟你商量？』

『既不是傳懿旨，也不是跟我商量，彷彿就是告訴我一聲。』

『那麼，你現在來告訴我是甚麼意思？是跟我說一聲呢，還是怎麼着？』

『太監不准出京。現在小安子胡鬧，我不能不跟明大人回一聲。』

『好，我知道了。』明善答道，『小安子告訴你一聲，你聽聽就是了。你現在來跟我回，我也是聽聽。』

『這——！』那總管太監很老實，有些莫名其妙，『明大人，』他着急地說，『這要出事的啊！一出事，吃不了兜着走，怎麼行呢？』

『沒有甚麼不行！』明善看他老實，教了他一着：『小安子說奉懿旨，你就「記檔」好了！』

那總管太監明白了，一記了檔，將來不出事便罷，一出事就有話好說，安德海是翊坤宮的人，來傳慈禧太后的懿旨，還能不遵辦嗎？

於是 he 如釋重負地笑着，給明善恭恭敬敬請了個安：『多謝明大人指點。』

「你懂了就行了。回宮告訴你的同事，小安子的靠山硬，少說他的閒話。」

「是。我馬上告訴他們，就裝作不知道有這回事兒。」

「一點都不錯。」明善又問，「他到底那一天走啊？」

「挑的是七月初六。宜乎長行的好日子。」

「好日子！對，對，好日子！」明善冷笑着；停了一下又問：「萬歲爺知道這回事兒不？」

「那倒不清楚。我沒有跟萬歲爺回；大概小李總會說吧！」

「嗯。」明善隨隨便便地說：「我託你捎個信給小李，有空到我這兒來一趟，我有點小玩意，進給萬歲爺

。」

敬事房總管辭出內務府，回到宮裏，第一件事就是叫小太監取過『日記檔』來，把安德海的話當做『傳懿旨』，據實筆錄。然後坐下來細想經過；他人雖老實，却頗持重，心想太監之中，十個有九個與安德海不和；但也有些是他一黨，如果自己把明善的話，跟大家一說，必定有人會去告訴他。他可能會想，說這話的意思何在？如果他聰明的話，必定會想到，這是唯恐他出京不速，顯見得不懷好意。這樣心生警惕，安德海必定有比較妥善的安排，甚至打銷此行；而不論如何，他一定會設法報復。那一來豈非弄巧成拙，自招禍害？

想通了這其中的關鍵筋節，他覺得裝糊塗最妙。反正只要自己將來有卸責的餘地，安德海的一切，大可不管。於是他什麼話都不說，只叫人把小李找來，悄悄告訴他說，明善要見他一面。

「大叔，」小李問道：「明大人找我，總還有別的事吧？」

「沒有聽說。」

「那麼，大叔，」小李又問：「小安子的事兒，你總知道了吧？」

「我知道。」總管太監神色自若地反問一句：「咱們得尊敬主子是不是？」

怎會說出這句話來？小李細想一想，明白了他的態度；連連答道：「是，是！怎麼能不尊敬主子？那不遭天打雷劈嗎？」

談到這裏，不必再多問什麼。第二天一早，等皇帝上了書房，小李興匆匆地趕到內務府求見明善，請安站起，只見明善開了保險櫃，取出一具裝飾極其精緻的小千里鏡，交到他手中說：「剛得的一個小玩意，託你進給萬歲爺。」

小李答應着，當時就把千里鏡試了一下；明善的影子，在他眼中忽大忽小，十分好玩。

「這個給你。」錚然一聲；明善把一塊金光閃亮的洋錢，往桌上一丟。

小李大喜，笑嘻嘻地先請安道謝，然後取過金洋來看；只見上面雕着個雲鬟高聳、隆鼻凹眼的『洋婆子』的腦袋，便即問道：「明大人，這是誰啊？」

「是英國的女皇帝。」明善又說，「英國金洋最值錢，你好好留着玩兒，別三文不值兩文的賣掉了，可惜！」

「不會，不會。明大人的賞賜，我全藏着。」

「我問你，」明善放低了聲音問道：「小安子的事，萬歲爺知道不知道？」  
「知道。」

「萬歲爺怎麼說？」

小李不即回答，很仔細地看了看窗外，然後伸手掌到腰際，併攏四指往前一推，同時使了個眼色。

「喔，這個樣！」明善想了好一會又說：『打蛇打在七寸上，要看準了！』

『是，我跟萬歲爺回奏——。』

『不，不！』明善使勁搖着手說，『你不必提我的名字，你心裏有數兒就行了。我知道萬歲爺少不了你。』

這句話把小李恭維得飄飄欲仙；同時也助長了他的膽氣，覺得他應該替皇帝拿主意。但是這個主意怎麼拿？倒要請教明善。

『明大人，你老看，什麼時候動手啊？『出洞』就打，還是怎麼着？』

這一問，明善煞費思量。他昨天回去就跟他兒子商量過——文錫的手腕圓滑，聲氣甚廣，當夜就打聽到了，山東巡撫丁寶楨，早就對人表示過，如果安德海膽敢違制出京，不經過山東便罷，經過山東，可要小心。以丁寶楨清剛激烈性情來說，此言可信。而安德海如果從天津循海道南下，則又無奈他何；現在從通州沿運河走，山東是必經之路，無論如何逃不脫丁寶楨的掌握，只要疆臣一發難，軍機處便有文章好做。拿這話說給小李聽，自然可以使他滿意；就怕他年紀輕，得意忘形洩漏出去；或者皇帝處置不善，爲慈禧太后所覺察，都會惹出極大的禍事。想來想去，總覺得是不說破的好。

於是他也這樣答道：『沉住氣！這條毒蛇一出洞，又不是就此逃得沒影兒了，忙甚麼？』

看樣子明善是有了打算，不過不肯說而已。小李也不便再打聽，回到宮裏，把那小千里鏡送給皇帝；又悄悄面奏，說就怕安德海不出京；一出京便犯了死罪，隨時可以把案子翻出來殺他。又說恭王和軍機大臣必有辦

法，勸皇帝不必心急，靜等事態的演變。

『好！』皇帝答應了，『不過，你還得去打聽，有消息隨時來奏。』

於是小李每天都要出宮，到安家附近用不着打聽，只在那裏『大酒缸』上一坐，便有許多關於安德海的新聞聽到。到了七月初六那天，親眼看見十幾輛大車，從安家門前出發，男女老少，箱籠什物，浩浩蕩蕩地向東而去。

『小安子走了！』

『真的走了？』皇帝還有些不信似地，『真有那麼大膽子？』

『小安子的膽子比天還大。』小李答道：『好威風！就像放了那一省的督撫，帶着家眷上任似地。』

『還有家眷？倒是些甚麼人哪？』

小李不慌不忙地從靴頁子裏取出一張紙來，『奴才怕記不清，特意抄了張單子在這兒。』接着便眼看紙上口述人名：『有他花一百兩銀子買的媳婦兒馬氏，有他叔叔安邦太，族弟安三，有他妹子和姪女兒——名叫拉仔，才十一歲。外帶兩名聽差，兩名老媽子。』

『哼！』皇帝冷笑，『還挺闊的。』

『聽說到了通州，還得雇鑣客——。』

『甚麼？』皇帝問道：『甚麼客？』

『鑣客。』小李接着解釋鑣局子和鑣客這種行業，是專為保護旅客或者珍貴物品的安全：『小安子隨身的行李好幾十件；聽說都是奇珍異寶，所以得雇鑣客。』

「噏！」皇帝問道，「他真的帶了人到江南去做買賣？是些甚麼人？」

「陳玉祥、李平安……。」小李唸了一串太監的名字。

「這還了得！」皇帝勃然動容：「非殺了他不可！」

小李想奏勸忍耐，但話到口邊，突然頓住；在這一剎那，他的想法改變了，安德海一出京，罪名便已難逃，皇帝就這時候把他抓回來砍腦袋亦無不可。所以他的沉默，意味着並不反對皇帝這麼做。

但是，皇帝却只是一時氣話，並不打算立刻動手；實際上他也還不知道如何動手。有慈禧太后在上，不但是他自作主張；安德海所以有恃無恐，道理也就在此。

皇帝一直到這時候才發覺，這一關不設法打破，要殺安德海還真不易。想來想去，只有跟慈安太后去商量。

『皇額娘，』他說，『宮裏出了新聞了！』

慈安太后一聽就明白，先不答他的話，向玉子咧嘴，示意她避開；然後問道：『你是說小安子？』

『是！』皇帝很堅決地表示：『這件事不嚴辦，還成甚麼體統？甚麼振飭紀綱，全是白說！』

慈安太后不作聲，心裏盤算了好一會，始終不知道如何才能讓皇帝滿意？

『皇額娘，』皇帝憤憤地說，『這事兒我可要說話了。』

『你別忙！』慈安太后趕緊答道，『等我慢慢兒琢磨。』

『琢磨到那一天？』

『你急也沒有用。』慈安太后陪着聽了八年的政，疆臣辦事的規矩，自然明白：『他不是說要到江南嗎？

兩江地方也不能憑他口說要甚麼，便給甚麼，馬新貽或是丁日昌，總得要請旨。等他們的摺子來了再說。』

這句話提醒了皇帝，他找到了癥結，『摺子一來，留中了怎麼辦？』他問；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有這樣的奏摺，慈禧太后一定會把它壓下來。

『對了！』慈安太后說，『我就是在琢磨這個。辦法倒有，不知道行不行？等我試一試。』

她的辦法是想利用慈禧太后最近常常鬧病的機會，預備提議讓皇帝看奏摺，一則使得慈禧太后可以節勞休養；再則讓皇帝得以學習政事——慈禧太后不是常說，皇帝不小了，得要看懂奏摺？而况現在書房裏又是『半功課』，畫長無事，正好讓皇帝在這方面多下些功夫。

慈禧太后深以爲然，當天就傳懿旨：內奏事處的『黃匣子』先送給皇帝。不過慈禧太后又怕皇帝左右的太監，會趁此機會，從中舞弊，或者洩漏了機密大事；所以指定皇帝在翊坤宮看奏摺。這樣，她才好親自監督。皇帝這一喜非同小可。每天下了書房就到翊坤宮看摺子；打開黃匣，第一步先找有無關於安德海的奏摺？十天過去，音信杳然，皇帝有些沉不住氣。

『怎麼回事？』他問小李，『應該到江南了吧？兩江總督或是江蘇巡撫，該有摺報啊！』

『早着喎！』小李答道：『小安子先到天津逛了兩天，在天齊廟帶了個和尚走——。』

『那兒又跑出個和尚來了？』

『那和尚說要回南；小安子很大方，就帶着他走了。』小李又說，『到通州雇鏢客又耽誤了一兩天。這兇兒只怕剛剛才到山東。』

小李料得不錯；安德海的船，那時剛循運河到德州，入山東省境。

德州是個水陸衝要的大碼頭，安德海決定在這裏停一天。兩艘太平船泊在西門外，船上的龍鳳旗在晚風中飄着，獵獵作響，頓時引來了好些看熱鬧的人，交相詢問，弄不明白是甚麼人在內？

「大概是欽差大臣的官船。」有人這樣猜測。

「不對！」另一個人立刻駁他：「官船見得多了，必有官銜高腳牌；燈籠上也寫得明明白白。怎麼能掛龍鳳旗？」

「那必是宮裏來的人。」有個戲迷，想起『法門寺』的情節，自覺有了妙悟，極有把握地說：「對了！一定是太后上泰山進香。」

「你倒不說皇上南巡？」另一個人用譏笑的語氣說，「如果是太后到泰山進香，辦皇差早就忙壞了！趙大老爺也不能不來迎接。」

「你知道甚麼？」那戲迷不服氣，「不能先派人打前站？你看，」他指着船中說：「那不是老公？」

『老公』是太監的尊稱。既有老公，又有龍鳳旗，說是太后進香的前站人員，這話講得通，大家都接受了他的看法。

「咱們還是打聽一下再說。」有人指着從跳板上下來的人說。

那人是安德海家的一個聽差，名叫黃石魁，撇着一口京腔，大模大樣地問道：「你們這兒的知州，叫甚麼名字？」

「喔！」想要打聽消息的那人，湊上去陪笑答道：「知州大老爺姓趙，官印一個新字，就叫清瀾，天津人

。」

『你們的這位趙大老爺，官聲好不好啊？』

『好，好，很能幹的。』

『既然很能幹，怎麼會不知道欽差駕到？』黃石魁繃着臉說，『還是知道了，故意裝糊塗？他是多大的前程，敢端架子！』

『那一定是趙大老爺不知道。』那人大獻殷勤，『等我去了替你老爺找地保來，讓他進城去稟報。』

『不用，不用！』黃石魁搖着手說，『看他裝糊塗裝到甚麼時候？』

『請問老爺，』那人怯怯地問道：『這位欽差大人，是——？』

『是奉旨到江南採辦龍袍。』黃石魁又說，『除非是皇太后面前一等一的紅人，不然派不上這樣的差使。』

『是，是！請問欽差大人的尊姓？你老爺尊姓？』

『我姓黃。我們欽差大人，是京裏誰人不知的安二爺。閒話少說，』黃石魁問道：『這兒甚麼地方能買得到鴨子，要肥，越肥越好！』

『有，有。我領黃老爺去。』

『就託你吧！』黃石魁掏出塊碎銀子遞了過去，『這兒是一兩多銀子，買四隻肥鴨；多帶些大葱。錢有數餘，就送了你。』

錢是不會有數餘的，說不定還要貼上幾個；那人自覺替欽差辦事，是件很夠面子，可以誇耀鄉里的事，就倒貼幾文，也心甘情願，所以答應着接過銀子，飛奔而去。

## 黃雀在後

這時在知州衙門的『趙大老爺』，已經得到消息——丁寶梢下了一道手令，叫德州知州趙新注意安德海的行蹤。

手令上說得很明白，安德海一入省境，如有不法情事，可以一面逮捕，一面稟報。因此趙新早就派出得力差役，在州治北面邊境上等着，一發現那兩條掛着龍鳳旗的太平船，立即馳報到州。及至船泊西門，黃石魁託人去買鳴子，旁邊就有人聽得一清二楚，也是立刻就報到了趙新那裏。

『怎麼叫「不法」呢？』趙新找他的幕友和『官親』來商議，『按說掛龍鳳旗就是不法。憑這一點就能抓他嗎？』

『抓不得！』姓蔡的刑名老夫子，把個頭搖得博浪鼓似地，『這個姓安的太監，當年誅肅順的時節，立過大功；恭王都無奈其何！東翁去抓他，真正叫「鷄蛋碰石頭」！』

『話是不錯。』趙新問道：『對上頭怎麼交代？』

『也沒有甚麼不好交代，姓安的並無不法情事；連鳴子都是自己花錢買的，並未騷擾地方，何可謂之「不法」？』

『不然！』有個『官親』是趙新的遠房姪子，人也很精明，『他們自己花錢買鳴子，正見得他們沒有「勘